

苏联

世界经典
爱情小说

陈钰鹏 译

陈钰鹏主编

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国伟
特邀编辑 徐如麒
插图绘画 邱建军

RUSSISCHE LIEBESGESCHICHTEN
SUHRKAMP TASCHENBUCH 1982

本书根据联邦德国 SUHRKAMP 出版社
1982年版本选译

世界经典爱情小说·苏联

陈钰鹏 主编

陈钰鹏 译

知 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沪 版)

(上海古北路650号 邮政编码 200335)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13 字数153,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5015-5481-1/I·31

定价: 7.00 元

《世界经典爱情小说》序

罗 洛

爱情是这么一种奇妙的情感：它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古老，又如少男少女一般年轻；它象夏天的玫瑰一样明艳动人，又常使想触动它的手指疼痛甚至流血；它象飘飘洒洒的雪花一样轻柔洁白，又常会被污染以至迅速融化；它会使人变得高尚、聪明和勇敢，也会使人变得粗野、愚蠢和迷狂；它象拉斐尔笔下的圣母一样高贵圣洁，又象巴比伦的贞节一样可以标上价格出卖。

正是爱情的这种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它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文学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使是同一时代的不同作家，其作品也具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内容、社会心理内容和审美内容。爱情也是如此。只要比较一下歌德和托马斯·曼、司汤达和莫泊桑、毛姆和劳伦斯、肖洛霍夫和舒克申等等，他们笔下的男女在爱情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审美感受、善恶观和价值观念，各自具有多么不同的时代风貌和个性色彩。正象每个作家都有各自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一样，就爱情而言，尽管它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其表现形式却是个人的感情。比如园中的花，每一朵都各有其体态、色彩和香味，却没有两朵花

在一切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

正是爱情的这种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为古往今来许多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创造出难以数计的令人难忘的典型人物形象。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然而,却也还有为数众多的作品,在其母语国家或地区已被引为经典,而由于语言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限制,却为我国读者所鲜知。尽管我国也曾出版过一些外国爱情小说的选本,但或者囿于篇幅,所收不广;或者仅限于个别国家或地区,难窥全貌。

上海知识出版社组织翻译并出版的《世界经典爱情小说》系列,可以说是我国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外国爱情短篇小说的第一个选本。这套系列,根据原联邦德国De-Te-Be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世界爱情短篇小说精选本,从中再加以精选,按国别分册出版。首批和读者见面的是德国、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和意大利共6册。各国所包括的时期并不完全一致,这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有关。

肇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文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先驱者但丁以诗歌、卜伽丘以小说向宗教统治的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提出挑战,宣告了人的觉醒以及对自由和爱情的权利。意大利分册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内利、钦齐奥等直到当代的莫拉维亚、卡尔维诺,从中大体可以看出西方爱情小说发展的脉络。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又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文艺冲破了官庭贵族艺术的束缚,摆脱了古典主义艺术规范的禁锢,使此后两个多世纪成为杰出作家和杰出作品绵延不断出现的历史。选入法、

德两个分册的司汤达、巴尔扎克、梅里美、莫泊桑以及歌德、海涅、霍夫曼、托马斯·曼等等，都是为我国读者熟知的名字。

英、美分册选入的是19~20世纪的作品。19世纪的英国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相辉映的时期，王尔德、吉卜林等，或富于幻想，或贴近现实；文笔或严谨精致，或奔放潇洒。本世纪的毛姆、劳伦斯、沃尔芙、斯帕克等，都是具有独特风格，为文坛注入新风的作家。美国文学是比较年轻的文学，但它已拥有欧·亨利的简洁、杰克·伦敦的粗犷、海明威的深沉等等。通过这些普通美国人的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不难看出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精神特征。

苏联分册着重介绍的是当代作家的作品，索斯琴科、特里丰诺夫、卡萨科夫、舒克申、卡达耶夫等等，这些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的作家，反映在社会主义时代苏联人民在爱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

从以上的简要概述可以看出，这套系列着重介绍的是在文学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经典作家的作品，以及本世纪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包括许多获诺贝尔奖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关于爱情小说的价值问题，也许应该补充几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而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常常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社会和时代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格。只有高尚的人才能有高尚的爱情，只有品格高尚的作家才能写出提高人们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的爱情小说。这些经典爱情小说不仅能帮助

我们认识以往的时代和社会，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人们的精神历程。在经典作家的笔下，不仅那些在爱情生活中追求美、真诚和崇高的内心世界的人物形象使我们受到感染，就是那些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受欺受压沦入悲惨命运的人物形象也会使我们受到震撼而引起思索。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的虚伪、人性的变态和灵魂的堕落的认识，有不少是从阅读爱情小说中得到了了解的。

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鉴赏水平和识别能力。我相信，有鉴赏能力的读者是能区分爱情小说和黄色读物的差别的，而对缺少鉴别能力的年轻朋友则需要引导和帮助，较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读到经过时间检验的描写真正爱情的作品。能够真正认识珍珠的人，对鱼目就会弃若敝屣了。

还应该向读者说明的是：收入这套系列的作品，有少数是曾经有过中译的。为了使全书的译文风格比较统一，这里发表的都是新的译文，经典作品原是不妨多有一种译本的。同时，大部分作品还是第一次和我国读者见面，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套系列不仅可供一般读者阅读，对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也是值得一读的。

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爱情，是人生中重要的一课。如何正确阅读和分析爱情小说，是文学鉴赏中重要的一课。希望这套《世界经典爱情小说》的出版，对此能有所启迪和帮助。

1990年12月26日，上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世界经典爱情小说》系列的一种，主要选收了苏联当代短篇爱情小说共10篇，作者有舒克申、别洛夫、特里丰诺夫、卡达耶夫等著名作家。

全书充分反映了当代苏联人的爱情观和生活风貌，其中《婚礼》描写一对青年人纯洁无邪的爱情，尽管结局使人不无惆怅；《秋》将摆渡工人菲利普对年轻时的恋人玛嘉的爱刻划得入木三分；《一个人的诞生》通过一个女革命者对爱情的理解，赞颂了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真诚而美好的爱情；《不可宽恕的罪过》则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一个背叛爱情者的最后凄凉的归宿。

苏联当代爱情小说，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文笔细腻、自然流畅，读来韵味无穷。

目 录

1	序.....	罗 洛
1	婚礼.....	索斯琴科
7	鲁道尔夫约.....	拉斯普金
28	三代人的爱情.....	柯隆泰
72	秋.....	舒克申
85	一个人的诞生.....	皮利尼亚克
124	晨遇.....	别洛夫
140	栎树林中的秋天.....	卡萨科夫
162	黄昏的回忆.....	特里丰诺夫
177	弗罗夏的爱.....	普拉托诺夫
206	不可宽恕的罪过.....	卡达耶夫
243	后记.....	陈钰鹏

婚 礼

索斯琴科

我们很早就出发了。天还没亮，我们在火车上迎来了晨曦。我们坐在还空着一半座位的车厢里，这时灯熄灭了，同车旅客的打鼾声反而使我们俩感到更快活。

谢尼娅和我都觉得自己是逃亡者，本来我们也是逃亡者。我们是从城里逃出来的，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同学。我们的逃亡估计将持续一个星期，我们要到某一个休假地去，逃亡的目的够重要的了——我们要举行婚礼。

我们的一切都还没有着落：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房间。我们纯粹就是两个大学生——我已经毕业了，应到远方去工作；她还在念一年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庆祝婚礼，所以我们现在坐在火车里。

我的口袋里有两张为期 10 天的休养证，休养院位于偏

僻、遥远的地方，以前是波罗夫柴夫伯爵的房子。我们深信在那儿不会碰到熟人，再说，现在是冬天，休养院又离得这么远……

此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想在休养院要一个有两张床的房间，但我们没有结婚证明，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

在某一个日子和我相爱的人到婚姻登记处去，让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登记我们的感情，我实在不感兴趣。我也讨厌在婚礼晚宴上出现一大群客人，讨厌那种穷吃猛喝，讨厌人们起哄叫喊“接吻”，讨厌跳舞——总之讨厌人们看着我们结婚。象婚礼那样的事情应该是很宁静的，它只应牵涉到两个人。

你也许会赞成我的看法，如果我说，在以后的生活中不必去回忆那匆忙办理结婚登记的日子，不必去回忆亲朋好友的蜂拥而至，不必去回忆闹哄哄的大吃大喝，而是回忆别的事情——深情地看一眼，或许是一声温柔的“是的”，或者就是回忆起当你第一次拥抱她时，她的一绺头发碰到了你的手。

关于爱好问题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可是说什么也只愿意两个人庆祝婚礼的。

在火车上我们商量着，决定对休养院负责人说，我们结婚已经很久了，大约有一年了，我们很想在一起度一个星期的假，很想在他的休养院里找一个双人房间舒适、恬静地度假。

“到时候你可不能象现在这样看着我，要不然他一眼就会看出来我们没有结过婚。”

“可是为什么丈夫不能深情地看着他的妻子呢，即使他们已经结婚相当久了？”

“那好吧！这些话你最好跟休养院院长去说。我母亲总对我说，如果我撒谎，从我的鼻尖就可以看出来。”

就这么决定下来了，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他们可能要我出示身份证，身份证上未注明“已婚”，不过别的事物把我从这些闷闷不乐的想法中引开了。

我们进入了一个积满白雪和撒满阳光的美丽世界，火车停靠在一个小站，待我们下车后，它继续开走了，它吐出的白烟消散在深绿色的针叶树林上空，我们孤零零地站在车站上，只有一块指向树林的路牌告诉我们该怎么走。

我们顺着这条美丽的小路走去，覆盖着白雪的参天冷杉在欢迎我们，啄木鸟在向我们问候。每一片雪花都反映着阳光的微笑，白色的雪块从树上向我们飞来，透过树株可以看到结了冰的小河，冰块会不时突然闪烁，我们似乎觉得这是河流的笑容……

在一块白色的林间空地上，我用很大的花体字将我们姓名的起首字母写到雪地里，谢尼娅在下面还添了她的签名，她滚倒在雪地上，弄乱了一头秀发。这真是一条美丽的路，我有生以来走过许多路，但从未走过一条如此美丽的路。

老房子很漂亮，休养院院长原来是一位衣着华丽的家伙，他对我的谎言毫不怀疑，尽管谢尼娅此刻看上去就象一个淘气的中学生。他没有检查我们的身份证，倒是十分热心、爽快地给了我们侧楼里一个僻静的房间。

“我们这里只有一条规定，亲爱的同志们！每个来休养的人必须接受一次卫生处理，你们去进行水疗吧，和亲爱的冬尼娅大婶认识一下，她会给你们治疗的，然后你们就到食堂去吃饭，再到你们的房间去。”

我们俩感到十分幸运，激动万分地跑去进行水疗。是啊，亲爱的读者，我们极为激动，我不得不承认，我用入院证换到手的这个房间，在我们年轻的爱情史上是第一个共同的安身之处。

通过一扇小门可到水疗室，经过走廊便是一个很小的更衣室，然后进入一个大厅，大厅中央有一个操作台，上面尽是些复杂的控制系统、开关和水龙头。对着操作台的墙壁是用瓷砖砌成的。此时一个人也没有，冬尼娅大婶不在，只有从镀铬部件上反射着的阳光才使人觉得这里有点生气，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使我们快乐的好机会。我们在湿漉漉的地上跳起华尔兹舞来，我们滑到了一个房间，我拿起巨大的喷管，刚想放水，突然听见有人在叫。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站在门槛上，她对我们并没有发脾气，她说：“按规定你们不能进去，出来，快到更衣室去，把衣服全部脱掉！我马上给你们治疗。”

她的表情就象一位指挥员，有些妇女说话喜欢带命令口气，她就是这样的妇女。

事情的突如其来使我们感到有点窘迫，于是我们就去脱衣服，我到更衣室，谢尼娅到另一个更衣室。我们听见冬尼娅大婶不耐烦地喊道：“孩子们，你们听着，反正这里就是我们几个人，我还有事要忙，要到托儿所去接我的孙

子，你们快脱，我给你们利索地冲洗，最好你们两个一起洗，因为时间很紧。”

在谢尼娅的更衣室里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她终于不好意思地轻声说：“我不出来了，你跟这位神经病大婶去说……”

我用一个不容反驳的理由回答：“可是，如果我们这样说，他们就会取消我们的房间，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多床位房间里，谢尼娅，我求求你了！”

“办不到！”

我坚持一起洗澡，可怜的谢尼娅快哭出来了，然而冬尼娅的声音从水疗室的各个角落回响起来，要我们快点。我决定一个人出去，我走到闪着镍光的水疗室的木条格垫上。

身材高大、乐悠悠的冬尼娅大婶正穿着橡皮围裙坐在水疗室中间的操作台旁，她满面春风地接待我，象一个坐在钢琴边的演奏家，在操作台后面把椅子挪动了好几次，等放合适了，这才用手紧紧捏住巨大的喷管，接着，我从头到脚被疾急的水猛冲着，我感到浑身麻木，甚至有点晕眩。

“那位少妇在哪儿？喂，你这年轻女子，快一点呀！”她催迫着，“丈夫和妻子之间有什么好害羞的！至于在我面前，谁也用不着害羞，我是没有性别的，男人和女人我都同样地洗，快来吧！”

没有回音，冬尼娅再次不耐烦地叫了一下，这时，透过毫不留情地向我喷射着的水流，我看到门迟疑地开了，我亲爱的谢尼娅羞愧万分地用一块家乡独有的窄毛巾遮住身体跨过了门槛。

噢！我的宝贝，亲爱的姑娘，她多美呀！水流马上兴冲冲地往她身上喷去，把她浑身冲遍了，她被笼罩在薄薄的雾气中，她的身体象阳光一样在闪耀。接着水流又喷到我身上来了，就这样轮番地交替着，使我们眼花缭乱、四肢麻木，但即使透过水流，我还是看见谢尼娅那不听话地挂到脸上的卷发以及被卷发半遮着的羞人答答的眼睛。

不，我并不信神，但我记得我的双手好象做祷告似地合叠起来，我心里好象在祈求一切顺利、一切美好。

冬尼娅大婶在操作台后面高声唱着，巨大的水流喷呀喷呀，它们润湿着我们、净化着我们……

是啊，那真是一场美妙的婚礼！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共同生活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恶劣的人们早就把我们拆散了，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自己也有责任……

其他女人拚命挤进我和谢尼娅的中间来，致使我渐渐忘记了卷发下那张漂亮白嫩的脸。但要是失望袭击着我、要是烦恼纠缠着我、要是外面在下雨、要是我精神沮丧……我只要做一件事就会明白，无论怎样，生活总是美好的：唤醒我去回忆那水疗的早晨——从喷管中出来的巨大水流、薄纱般的雾气、她那洁白身上流着的水滴在阳光下闪耀……

索斯琴科(Михайл Сосченко, 1895~1958) 苏联著名小说家。其短篇小说以讽刺幽默见长，深受苏联读者欢迎。

鲁道尔夫约

拉斯普京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有轨电车上。她拍拍他的肩膀，他睁开了眼睛，她指指窗外说：“您该下车了。”

电车靠站了，他从乘客中挤出来，跟在她后面跳下了车。当他看到她那张圆圆的脸孔时，心想她还是个孩子呢——不过15岁罢了，最多16岁。而她却眯起眼睛看着他，期望着他的道谢。

“谢谢！”他说道，“我差一点坐过了站。”

他意识到仅仅说一声“谢谢”她是不满足的，于是又补充道：“今天一天真是困惑，我累坏了，晚上8点钟还有人要打电话给我，您真是帮了我的忙呀！”

她似乎很高兴，他们一起穿过马路，有一辆小轿车飞快地驰过。天正下着雪，他看到车上的刮雨器正在摆动。下雪天，特别是下这样松软的白雪——好象有人在天空中拔鹅

毛，人们是不会急于想回家的。

他决定打完电话再出去，他看着她，并考虑着跟她说什么好，因为沉默太久是很尴尬的。可他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不该跟她说什么。他苦苦思索着，而她却开口了：“我认识您。”

“哦！”他奇怪地叫了起来，“怎么会认识我的？”

“您不是住在 112 号吗？我住在 114 号，我们大约每星期有两次是同车的，只是您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罢了。”

“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一点也没意思，你们成年人总是只注意成年人，你们都是些只管自己的人，我说得对不对？”

她把头转向右边，斜着脸从左下方端详着他，他不理解，只是一味“嗯嗯”着，因为他还是不知道在她面前该如何举止，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他们沉默地走了一会儿，她望着前面，突然露出副天真无邪的表情说：“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呢。”

“你非要知道我的名字不可？”

“是的，怎么样？有些人确实很会想象，当我想知道某人的名字时，就会认为我对他有一种不正常的动机。”

“那好吧，”他说，“我懂了，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我叫鲁道尔夫。”

“叫什么？”

“鲁道尔夫。”

“鲁道尔夫？”她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她笑得更响亮了，于是他停了下来，看着她。

“鲁……道尔夫……”她撅起嘴唇，扑哧地又笑了起来。

“鲁……道尔夫……我以为只有动物园里的大象才叫这样的名字呢。”

“你说什么？”

“请别介意，”她拉拉他的袖子，“不过这名字确实有点怪，真的，让我怎么说呢？”

“你这小姑娘。”他受了伤害似地说。

“是呀，我是一个小姑娘，你是成人。”

“那你多大了？”

“16岁。”

“我28岁。”

“我说了，你是成人，你叫鲁道尔夫。”

她又笑了起来，并且从左边有趣地看着他，完了又从下面往上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吗？你准猜不着。”

“我根本不想猜。”

“即使你想猜——你永远也猜不出的，我叫约。”

“叫什么？”

“约。”

“我一点都不明白。”

“约，是这样的，就是‘青年’和‘目标’的开头两个字母拼起来的。”

“回敬”马上接踵而来，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简直没完